



源於奧運

李漢源

### 創意救世界

倒數至今，尚餘162日東京奧運會就要開幕了。早兩天跟國際奧委會（IOC）奧運製作中心的老朋友閒聊，問及他們認為東京奧運是否真的能如期舉行時，他們都不約而同回答認為應該如期舉行。

於他們而言，其實早在去年奧運還未宣布延期時，他們製作中心早已經把一切都準備就緒，因此現時的他們可謂萬事俱備，只是等開幕；相反，北京冬季奧運會他們尚且覺得仍有隱憂，在製作方面由於疫情關係，有很多前置準備工作都未能前赴北京安排測試，期望過多兩個月待兩地疫情放緩後可以有機會前往北京準備。

話說回奧運，當我問及香港今屆到底哪一間電視台購得到東京奧運版權？這些體育界資深老友到目都沒有收入收到訊香港版權花落誰家。其實轉播奧運多年，就只有2008年北京奧運有盈利，近幾屆轉播全部虧本；這是由於電視台之間的惡性競爭，導致版權費不合理地貴，並非一些商營電視台可以負擔。如上一屆巴西里約奧運電視台轉播，廣告收入約4千萬港元，也只能夠支付製作費，另外1億5千萬港元奧運版權費則全數虧蝕，試問這樣的一盤數，又怎會再有電視台願意做虧本生意呢？

奧運版權費是否太貴，可從國際奧委會市場報告得知：在2013至2016年間，當中包含了2014年冬季

奧運，以及2016巴西奧運，其版權費及節目費方面，IOC總收入為56億美元。在美國，2016年奧運版權費達12億美元；日本2020年奧運版權費為6.18億美元；中國近兩屆則為4.5億美元。

由此可見，亞洲地區的奧運版權費其實相對比較便宜，反之如歐洲、日本及美國等先進國家版權費則較高，但較高的原因是因為這些地方奧運商業價值夠大，電視台可以靠廣告及收費電視的收入達收支平衡甚至有所盈利。反觀香港市場小，加上疫情關係，市民對體育重視程度比起其他國家或地區亦不足夠，使電視台找廣告商贊助體育節目更加困難，如果情況維持下去，香港會否遲早沒有奧運轉播呢？

剛過去的星期一，美國舉行大型體育賽事美式足球決賽超級碗（Super Bowl），在美國疫情嚴重之下舉行，理論上預期各方面可能比較遜色，但相反，除了入場觀眾限制少三分二外，其餘廣告、贊助等等都比預期收入增加，逆勢增長，主要是超級碗市場人員無論網上或球場現場，也開放吸引新類別贊助及更多小型品牌加入，在電視台每播放一個30秒廣告便可收500萬美元的收費底下，本屆超級碗收入增長超過10%，高達16億美元！

由此可見，疫情之下，困難一定很多，但大家不要氣餒，所謂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困難來到的時候，不妨加多一點創意，問題一定可以迎刃而解的。



方寸不亂

方芳

### 新年願景，疫到盡頭

新年願景，今年勝往年，中國傳統習俗，坊間求籤問卦，大灑冷水不少，對此不必放在心上，前景誰也看不透，坊間老百姓，只按心中意願走，牛年順景，疫到盡頭。

年三十來了好消息，疫情似乎受控，春節後，有望食肆放寬限聚，學生春節後可以復課。小朋友「有學返」，比什麼都重要，是涉及每一個有孩家庭的事，孩子在成長求知階段，被「抗疫神偷」無情偷走了歲月。幼稚園生在懂事與不懂事間，天天穿上校服對着電腦使勁唱校歌，老師和同學都在電腦內，真實與虛幻都不清楚。

忽然有一天，電視新聞響起，5歲童就問：「今日幾多人嘍呀？噢，比昨天少了，那就好了！」驟然驚覺孩子一夜之間成長，幼稚園生正在學習加減數的階段，他們長時間在家困着，受抗疫新聞耳濡目染，確診個案的增長，竟然成為了他們自己學習「加減十位數」的素材。

有段外國視頻，好幾個2020年出生的娃娃，在戶外玩水喉、水掣，一沾了水就兩手摔摔，有說是「抗疫症候群」，連娃娃都模仿成年人搓手消毒。這也許有些牽強，娃娃手沾了水不舒服，自然意識是要把小手摔乾，並非是成年人的解讀。

成年人的解讀，也是要理智的。疫情暫時受控，未到盡頭，政府花大氣力，追蹤個案圍封大廈強檢，發現大廈喉管污水傳播，是有一定效果的，雖然有紕漏，未必一網打盡，但做好不過。

好些人強調「擾民」，想問有幾「擾」呢？只不過一晚的光景，就知道自己居所周邊環境的病毒潛藏情況，不是很好嗎？專家顧問都不顧自己感染的風險，上樓檢查視察，大批檢疫人員、警察在街上忙碌奔走；你安坐家中數電視，還選什麼風涼話呢？有位阿叔不忿說，政府圍封應該去山頂、赤柱、壽臣山去圍一下嘛！的確，病毒無分貴賤，如果這些富貴區有事，檢疫又怎會例外呢？



書聲蘭語

廖書蘭

### 庚子除夕思親

經歷這一年的疫情，我深刻感受到每一個人，生來都是孤獨的，孤獨的來，也將孤獨的走，在這個人生路線上，曾也喧鬧、繁華，甚至幸福，但是走啊走的，原來理所當然的，圍繞在身邊的人，一個個都以各種原因離開，不經意地發現，最後只剩下自己一個人繼續地向前獨行。

環顧四周，不少孤獨的朋友，男的女的；有的是伴侶先走一步，有的是兒女在國外定居，當然，有的從來都是單身，或者從來沒有兒女。孤獨也是一種心態，是客觀存在，也有主觀的意識。

整整一年，由於疫情，減少了社會活動，盡量自己一個人獨處；想起台灣老兵的一句話，「出門一把鎖，進門一盞燈」是何等孤清。而我，這一年（庚子年）出門已習慣攜三寶：「手機、鑰匙、口罩」。這一年，特別特別的思念我已逝多年的母親……如今一想到她的孤獨，我心如刀割；如果不是這一場長達一整年的疫情，我根本無法體會出她的孤獨。

每一個夜闌人靜，我輾轉床上，想着如今我與她一樣的孤獨；晨起，我做早餐，想起我和她一樣，自己做完早餐，自己吃，自己洗碗碟，如是一日三餐，白天黑夜，這一整天她是怎麼過的？夜深了，自己熄燈，自己上床，一個枕頭，一張被……

漫長的夜晚，無邊無盡的思念，我想告訴母親，妳的一生是殘缺的，而我也！妳的一生有很多的遺憾，而我也！想及此時，妳長眠的地方已長滿了野草，樹木也成拱……這一年，我特別特別的想跑到貴州的山上，在妳的墳前，大大的叫妳一聲：「媽！我回來看妳了！」如今我真的想多陪陪妳，但是我們陰陽兩隔！

如果時光可以回到母親仍然健在的時候，我一定常回家，回家住幾天，跟她同睡一張床，多吃她做的飯菜，多陪她聊聊天、散散步。但是那個時候，我根本想不到這一點，那個時候，我很忙！難得回到台北，有好多的朋友要見面，有好多的應酬要參加，那個時候，我是把母親排在最後最後後面。

我的母親不識字，裹了半段小腳（裹了一陣子，因為民國解封了），我一直覺得與母親沒有什麼共同語言，但現在回想啊，可以跟她聊家常呀！說說在她老家的外公、表哥一家子呀……為什麼遺憾總是從無法彌補開始？

2020年新冠肺炎肆虐全球，已達一年之久，而香港人所承受的苦痛何止於此？再多加半年吧！（2019年6月初始，社會發生的暴力事件）前後共有一年半之多，心情鬱結，特別有孤獨感，出街看到的，盡是匆匆忙忙經過的人，他們個個戴着口罩、手套、帽子，沒有笑容。出街不是逛街，是為了活下去，購買糧食回家自己煮飯。不經歷庚子年的孤獨落寞，我不會如此思念自己的母親。



●人潮湧動的街頭，人人戴著口罩。 中新社



翠袖乾坤

連盈慧

### 完美之「四」

中外不同民族，心理上對數字都有他們的迷信，聖經故事裏頭耶穌和12個門徒共聚「最後的晚餐」，其中一個猶太門徒出賣耶穌自殺後，「13不祥」的洋迷信便一直流傳到廿一世紀，連半洋化城市的香港，到今天不少超過13層的洋樓，12樓之後都跨過14，可是粵語13諧音「實生」反而是好意頭。

日本人對13沒感覺，他們最迷信的數字是4，因為日語4與死同音同調，日本樓宇和醫院全部沒有4的編號。日本人對4尤其迷信得要命，有回跟日籍女友到百貨公司，她以500港元現金付款，店員找給她4個10元硬幣，她忽然歇斯底里大叫起來：「我不要，我不要，你4你4！」害得店員除了一臉愕然外，臉色比她還黑，最後便找給她一張20元和兩個硬幣。

歐美人視4為幸運號碼，不知是否因為4和幸運都是F字頭有關。中國人更不用說了，着重好事成雙，總以雙數的四為大吉祥，四代同堂寓意百子千孫，過年揮春亦以四字為喜，什麼都以大四喜為準，例外是不少崇日台灣人，還是

對4字有陰影；日本人忌4同時也忌9，日語9字諧音是苦，同樣不列入樓宇和醫院編號，可是我們9與長久的久同音，大吉利呢！

洋人視7為幸運數字，據說因為聖經《創世紀》中說上帝成功創造宇宙萬物之後，第7日慶功休息便流傳至今，於是星期天也間接成為全球上班族的幸運日子；但是因為6日尚未完成，6就表示有欠完美，666更是魔鬼數字，3個6轉換成羅馬數字I=1 V=5 X……據說是魔鬼代號，可是66無窮，在我們中國就有不同說法，有回老親戚給她在外國留學歸來的孫女封了366元利是，孫女怎樣也不肯要，少十個數目字，幾乎去了一半成為不同民族的心魔，是不是自尋煩惱？



●有了這八個字，自然萬事如意。 作者供圖



百家廊

采拉

每天膽戰心驚過日子。2020年對許多人來說，生活就是這樣子惶惶不安，提心吊膽。

記得庚子年剛來臨，人們歡天喜地迎接金色老鼠，意料不到變成令人唯恐避之不去的驚駭病毒年。

從春天盼望到夏天，就連專家也聲稱，氣溫變暖可能有助於病毒的消退，結果不只不如大家的預測和期待，天氣炎熱如火亦絲毫不打算銷聲匿跡的病毒，益發猖狂，以勢如破竹姿態迅速挺進全球，半年過去，人們希冀到了秋高氣爽時疫情有所轉機，然而，恣意橫行的病毒以飛揚跋扈、勢不可擋的趨勢讓人願望再度落空，氣焰囂張的病毒這一年在全球鬧了三季，雖然不斷事與願違，可沒打擊人們的信心，大家仍滿懷希望憧憬未來。對冬天翹首企盼，只不過，小寒已經過了，從全球疫情局勢看起來，再過15天的大寒，樹木即將紛紛掉下葉子，接着剛萌芽的新葉就迎來新的節氣輪迴，生氣勃勃的立春後馬上過春節，2020年的金色老鼠立馬過去，2021年辛丑的金牛，是否有能力（牛）扭轉乾坤，讓全球引頸翹盼的人們夢想成真？

時常相約喝茶聊天的朋友，只能在手機裏通話，大家都聽得出來彼此言語間非刻意流露的「恐慌緊張、焦慮不安、憂心忡忡」，想像大家一放下電話，都忍不住要嘆息，「這真是兵荒馬亂的一年呀。」回想平時隨便外出吃飯的機會被「不許堂食」的行動管制令限制了；安好歲月時常常埋怨應酬太多，往往人在席上卻食不下嚥的幾乎每星期二三晚晚宴突然中止了；所有的會議不必再親自奔波赴會現場，改在線上進行；本來在畫室教水墨畫的活動也無法繼續，為了避開病毒改為線上授課。

科技時代的新模式，沒有迫切需要時，好逸惡勞的人懶惰學習。時代強迫每個人都得努力求上進，剛開始時力有不逮，電腦卻是按照程序便可照辦煮碗，成功克服困難的挑戰增強了自信，難怪心靈雞湯專家說困難是成功的階梯。勝利的果實是甜美的，起碼帶來再上層樓的愉悅呀。

## 牛年吉祥

為了讓學生們看看自己努力學習一年的成果，之前已經籌備一段相當長時間的「朵拉師生水墨畫聯展」，日期地點皆作了決定，由於疫情擴散，沒有期待的病毒突然出現，取代了期中的水墨畫聯展開展。懂事的學生並無表露她們的失望，身為老師的我卻完全理解她們的心事，那年那月初學的我曾經也是她們之中的一分子呀，首個聯展的興奮至今記憶猶新，因此沒法不把學生的渴望放在心上。

開設水墨畫課本意是為傳承和推廣中華文化，在多元文化而華裔人數愈來愈多的馬來西亞並非易事。由於不是每個華人都受華文教育，因此在海外以一己之力維護文化的傳承和推廣，必須承受有人嘲笑誇父追日，有人諷刺自不量力，一切冷言冷語全默默收下，堅持不讓中華文化在我手上斷層才是目的。這回沒法實體聯展，決定上網辦雲端展。雲畫展的優勢是可將鏈接發往世界各地，讓全世界的朋友都有機會看到學習的成果。許多中國、歐美及東南亞國家的朋友和學者們紛紛寫來好評。《南華報》賴社長一看到鏈接，來徵信邀請「朵拉師生水墨畫展」在南華電子報展出。這些來自不同國家華人與非華人朋友的溫馨鼓勵和支持，讓我們這條文化傳承之路，無論經歷多少艱辛和為難，也願意咬緊牙根繼續走下去。

在人們被病毒分開，沒法再近距離接觸的時候，國際著名原創音樂作曲家黃楚原，在臉書上宣布，只要有人購買他的一片原創音樂《2020》光碟，他就親自踩單車把光碟送上門。接受媒體訪問時他說，本來現代人幾乎時刻埋頭在網絡裏過日子，缺乏相聚機會，此時再加上新冠病毒肆虐，人與人之間益發毫無接觸，長此以往，人與人見面也不知如何溝通，久而久之造成人心距離越遠。2004年接獲德國即將頒一個音樂大獎於他，他特地飛英國，在當地買了一部摺疊單車，於指定日期必須抵達德國的情況下，單獨騎單車從英國乘搭渡輪往法國，在冬日的嚴寒裏一人騎到德國領了大獎回來吉隆坡之後，從此以單車代步。環境保護一直是他強烈的永不放棄的堅持。

生活看似艱難，然而許多生命中的溫暖時刻，讓難過的日子變得美好。比如受到世界各地朋友鼓勵的雲端水墨畫聯展，比如黃楚原以單車送暖到你家的行動。網上還看到一個遲到的快遞員，跟點餐的年輕女孩道歉，女孩微笑安慰他，這不算遲到，今天天下這麼大雨，太不容易了，然後給他十塊錢小費。一個旅行社老闆，期待一年仍沒機會重新開啟旅遊業，轉行賣蛋糕甜點，他在朋友圈貼上親手做的蛋糕和葡提照片，認識與不認識的朋友紛紛下單支持。臉書上還有人貼幾張兩個馬來人在餵好多隻流浪狗吃食的照片，這批照片讓外人看起來沒特別感覺，但在馬來西亞，馬來人餵狗卻是敏感課題。因為回教徒不許養狗。馬來朋友告訴我，回教徒要是被狗舔過，或接觸過狗，必須用泥土混和清水洗7次，再用清水洗乾淨。臉書上的馬來人說，我們要珍愛生命，這些流浪狗也是生命。我們看見年輕馬來警察，在大雨中撐一把傘遮一個華裔老婦女過馬路的照片，我們還看見幾個馬來警察在暴風雨中穿雨衣執行任務，橫行霸道的風雨把路障吹得一片凌亂，他們堅持在雨中緊守崗位。一個年輕警察手上拿着馬來文書寫的牌子，站在路邊跟大家「說」：「今天是我的結婚日，但我必須回崗位工作。」醫護人員東倒西歪在醫院休息室地上隨地休息，文字說明：「前線人員實在太累了，請大家務必遵守社交距離，不要再增加他們的負擔。」

人與人相見不易。然而，在臉書上，在微信朋友圈裏，我們看見愛心，看見和諧，這讓我們有信心，新年帶來新希望，盼牛來運轉，牛轉新機，牛轉乾坤，祝大家牛年吉祥。



●祝大家牛年吉祥！花開富貴！ 新華社



獨家風景

呂書練

### 第一夫人和設計師

前文提到由於意識形態偏見，美國媒體和時裝界浪費了特朗普夫人梅拉尼婭（Melania Trump），因為以她的個人條件和職業背景，有助推動美國時尚產業，而這個角色也幾乎成為美國社會多年來的「共識」。

雖然不是每位第一夫人都對時裝感興趣，但當她陪伴夫君登上國際舞台時，難免被人評頭品足，尤其是衣着，不但是她的個人品味，也直接影響美國人形象，她甚至可以發揮「衣着有關」乃至「衣着外交」作用。

早期的第一夫人都有專職設計師，獲垂青者除了有一筆固定生意外，最重要是提高身價和知名度，尤其對一些移民而來的非主流設計師。像出生於巴黎的俄裔設計師卡卡西尼（Oleg Cassini）和來自多明尼加共和國的奧斯卡·德拉倫塔（Oscar de la Renta）都因為成為甘迺迪夫人積琪蓮的設計師而在國際成名，奠定大師地位。

第一夫人們也樂於做好這個角色，尤其是曾風靡國際時尚界的積琪蓮，幾乎被她穿過的時裝品牌或款式都很快變熱賣，她不但創造了「積姬風格」（Jackie Style），還因為常戴一頂圓頂無邊帽（Pillbox Hat），間接令當時年輕的設計師侯斯頓（Roy Halston）揚名，該款帽子也恍如他的註冊商標。

卸任第一夫人後，她改穿歐洲設計師作品，像法國的Givenchy、Balenciaga、意大利的Valentino和Gucci等，都因獲她垂青而帶動知名度和銷情。而為了回饋她的「貢獻」，品牌也特別為她設計，比如Valentino於1967年就推出一個純白系列向當時守寡的她致敬，Gucci乾脆推出名為Jackie O的手袋。

不過，在「提攜」後輩設計師上，被美國媒體喻為「積琪蓮第二」的奧巴馬夫人米歇爾做得更出色，她在總統就職禮上身穿象徵陽光的啞金浮花織錦外衣和連身裙，以及當晚舞會上的白色斜肩晚裝，令兩位多數族裔設計師 Isabel Toledo（古巴出生）和Jason Wu（吳季剛）一夜成名，尤其是出生於台灣的吳季剛當時年僅26歲。

或許跟米歇爾的少數族裔背景有關，又或許配合奧巴馬的「改變」，米歇爾在選擇衣着時也刻意改變以往傾向於邀請高級時裝大師設計官式場合服裝的「傳統」，而傾向於輔助弱勢者，除了少數族裔，還有年輕人和女性，有點反建制之味。

這位還沒上任就被媒體和時裝界寄予厚望的第一夫人是否「時尚偶像」或衣着是否有品味，見仁見智，但她的身份和地位賦予她的知名度和無形影響力卻是講究名利的時尚界所需要的，也是年輕設計師們渴望的。



琴台客棧

伍采泉

明日便是新年。新年的標誌之一是人家中的年宵花。在北方，到了臘月底，人們見面會互問「蒸好饅了嗎？」而在粵地，大多都會關心「買好花了嗎？」

臨近年終，家家戶戶的門口除了例牌擺着兩盆年橘，便是圍繞着年橘開放的各色小盆鮮花，這些鮮花裏，除了近些年才從中美洲引進的喜慶的聖誕紅，大多都是不同類型的菊花，似乎有了年橘和菊花的組合，家門口才有了年的味道。

進了家門，多數人家的茶几上和櫃子旁都會有一盆或數盆蘭花。蘭花則以傳統的中國墨蘭和來自印度的大花蕙蘭為主，大花蕙蘭以它花朵巨大和色彩艷麗，自帶濃郁的喜慶氣息令人歡喜，而墨蘭花開時滿室飄香，也正應了中國人喜歡的那句「室雅蘭香」。室內有了葉片飄逸、香味清幽的蘭花，自然就有了「雅」的韻味，所以就算不過年，中國人對蘭花也是十分喜愛的。梅花偶爾也在其中，但是因為粵地較暖，不大適合梅花的生長，數量是少之又少的。我是個道地的花癡，從小到大，無論走到哪兒都會在自己的居所裏種滿鮮花。作為一個酷愛讀書、以寫作為生的人，對蘭花自然也是喜愛的，因此在面積不算大的家裏亦養了十幾盆蘭花。

除了蘭花，我還在門前種了一叢竹子。挖坑種竹的時候對一些朋友關於種竹子不好，落葉多，懶得清掃之類的勸說充耳不聞。竹子種下後看着它們一天天長大，長出新葉，抽出新枝，便一天天地歡喜起來。後來有閩蜜來詢問在她母親的前院種些什麼植物較為合適時，便推薦了竹子，又送了她幾盆蘭花。因為竹子和蘭花皆是君子植物，極適合她性情淡雅的母親。

小小的時候隨父親生活在韶關曾擁有過一個小小的菊園。那是物質非常匱乏的年代，能吃飽肚子已經很幸運，買花的錢是不可能的，於是自己動手在屋後挖出一小塊地，再到處收

### 君子花開亦是年

集一些被人淘汰的和丟棄的菊花根，種在小園子裏悉心照料。秋末冬初時，十幾個品種的菊花便漸次開放，到了新年，折幾枝色彩鮮艷的，插在酒瓶子裏擺在桌子上，吃年夜飯的時候，看着眼前的鮮花，喜悅的心情便不由得增添了幾分。後來讀的書多了，在古人的文字中讀到「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讀到「知有清芬能解穢，更憐細葉巧凌霜」，讀到「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讀到「陶令籬邊色，羅含宅裏香」……中國古代文人擅把自己的性情和理想用花草樹木去承載隱喻，在他們眼中梅、蘭、竹、菊是花草界的「四君子」，花開花落，四君子在文人的詩詞歌賦中，在大自然的春夏秋冬裏昇華到了另一種境界。

然而對於尋常的老百姓來說，君子花也好，艷俗的花也罷，只要看着好看，只要聞着好聞，只要開起來熱鬧開鬧，讓新年的氛圍更加地濃郁，便足夠了。大抵這就是君子花也能成為年宵花的意義罷。